

作家访谈

在我们过往的历史里,曾经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过分强调集体意识,使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政治运动中集体迷失,不但没有了生命的个性,也没有了生命的伟岸和凤骨,甚至没有能力感知生命某个瞬间美好。《命运真相》试图建立起生命的平等意识,让每一个“我”都有价值,让身处时代大洪流里的人,依然能触摸到生命的体温。



《命运真相》封面

传记作家陈文的新作《命运真相》(花城出版社出版,2012年5月)受到读者佳评,令出版者始料不及。故事记录的是海南省国营阳江农场一个普通人家近百年的生活史以及社会变迁,书中围绕主人公蔡浩梓,用文字、图片、档案资料等实物图形,让普通人也进入历史,更让读者看到了自己似曾相识的影子。陈文的系列作品均专注于私人历史写作,从《吃饭长大》、《最丑的那个人》,到最新的这本《命运真相》,均记录了个体生命的平凡故事,让身处时代大洪流里的人,依然能触摸到生命的体温。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与陈文做了一次交流,探寻《命运真相》背后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导演

海南周刊:《命运真相》是怎样一本书?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写一个普通海南人的家庭生活史?

陈文:我有一位老领导叫王春英,是海南人,当过南方日报的总编辑。他知道我辞职后专门从事人物传记的写作,就介绍蔡浩梓这个人让我写,蔡浩梓是阳江农场的一名退休干部,但他已经去世,我在海南采访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家庭和海南社会生活的变迁更有趣,就扩大了采访的范围,写成家庭生活史。花城出版社觉得这个选题有文化含量,就出版了。这本书出版后,好多读者问我,怎样写家族史,他们也想写一本。

主人公蔡浩梓活了74岁,一生没做过什么大事,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自己的家庭出身成份,其余的在外人眼里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但他却很认真地活,很认真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人的生活过程其实就是命运的过程,真相就是认真地活着,没什么秘密。在写作过程中,我曾试图去挖掘主人公更多的故事。我像一个“招魂人”,沿着主人公生前生活过的地方,走家窜户,一个人一个人地访谈,希望能找到命运的真相,然而,没有。他不是伟人,不是明星,没有秘密可挖。他爱好文学,希望自己写本传记,渴望落叶归根的他在老家盖个房子。虽然,这两件事他也都未完成。写这个故事就是为了告诉人们,命运真相就是人生命的轨迹,大多数人就是按照这个轨迹去生活,结婚生子、生老病死。

海南周刊:《命运真相》这本书与一般的家族族谱有什么不同?

陈文:族谱是生命血脉的记录,中国“家文化”的重要传承,每过一段时间,家族会增修一次,操作简单,易于流传。但只程序化地记录家庭成员的名字,有骨架,没有血肉。我写的这本家庭生活史,记录了主人翁蔡浩梓一家人的生活,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名有姓,还有丰富翔实的故事。他们也吵架,借不到钱也落泪,生前一直



想盖一座房子,安放自己的灵魂等等。用一些“毛茸茸”的细节,还原他们曾经的生活画面,让读者看到的都是“人间烟火”。

整本书以“爱”作为主线,把家庭成员联系起来,把社会联系起来。通过一种“家文化”的传播,再现人世间的亲情和真爱。不管是伟人还是普通人,“爱”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生命的本质与生活的基础。

海南周刊:好多作家都投身于大时代,书写风云人物,你却执着于普通人的传记,而且还辞去公职,好多人都不大理解。

陈文:今天我们确实身处一个巨变的时代,物质生活高度发达,英雄豪杰辈出。面对这样的大历史,我也心怀敬畏。但我无法确定这个时代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价值,盲目赞美或批判,都可能有失偏颇。相对而言,我的生活更接近普罗大众,更欣赏个体生命的激情与血性,写起来也得心应手。

世界上有七十亿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或枭雄,可以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绝大多数人都会在柴米油盐中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人一旦死了,在世界上的痕迹也随之消失。

生命的意义在于超越死亡,普通人只有通过不断繁殖,才能克服生命的短暂性。但生命长河中的浪花,哪一朵是自己呢?每个人都可能对生命发出这样的追问。我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那些无法走进大历史的人们,就是想从精神层面,延伸生命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讲,我的追求是有点价值的。有了这样的理解,四十五岁那年,我辞去了公职,把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花,想做点“超越死亡”的事,我也是一个有点野心的人。

个体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海南周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伟人、名人、富翁、明星的传记特别畅销,你有没有想过写写他们?

陈文: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有时看名人成功的书多了,会产生焦虑感,实际上是给自己焦虑的情绪“火上加油”。我不想过有压力的生活,也没有写这方面书的打算。现在的励志书太多了,牢牢地控制了畅销书的排行榜,我个人觉得,让人读后挣扎、烦躁、抓狂的书,实际上是“文化地沟油”,无法启迪人的心智,“吃”多了会得“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坚守,我专注私人历史的写作,记录凡人小事,是我一直坚信: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那怕是一个疯子,他凄惨的无意识的漂流,包含了人世间的多少辛酸?对他的亲人来说,是心中永远的痛,只是没人关心罢了。

我会一直写下去,一点一滴地传播个体生命价值,让生命的故事在人间好好流传。■

读书札记

村庄上的思想

——读丁利散文集《远去的村庄》

文\本刊特约撰稿 宋彩霞



《远去的村庄》封面

墨西哥诗人帕斯曾说:“诗人没有传记,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传记。”在黑山白水的乡土文化中浸润成长起来的作家丁利,他的视野如同一架老式广角相机,他带着它爬上高高的村庄,精心地远摄近拍,一张张老照片便日久年深地存在记忆的胶卷里,和着浓郁的乡俗、乡韵、乡情在生命的原色上拨节思想,架构乡土文学的朴素画卷。

读丁利的散文,是所有与农村有关的记忆缓慢复活的过程,也是重构一个审美的乡村的过程。

农村风景,在作家笔下既是一种古朴美的意象,又是一种温暖人性的港湾,还是一个生长思想的地方。

东北农村的白水和黑土养育了作家,那里的每一棵草,每一只虫,每一条河,都被他精心捕捉,题旨巧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令人回味。在《昆虫札记》中他对农村的各种小昆虫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述,在写每种昆虫篇末时都进行了画龙点睛的点拨:“瞎蝶专做坏事,失去了翅膀,失去了方向”;“是掌声让沙虫迷失了自己,及至丢了性命。”;“蝴蝶,再美的东西,经不起岁月考验,也不算美丽。”;“扁担勾:与邻居和睦相处,宠辱不惊。用一根扁担承担着压力,一头担着忍让,一头担着宽容。所以它成了草丛中的主流。”多么平凡的小事,确能以小见大,醒炼主旨,令人拍案。

丁利是一个优秀的乡土作家,也是一个善饮多梦的散文创作高手。他多年来一直坚守在东北的土地上,坚持写乡土文学,将当代文坛这片不太让人注意的土地开发得有声有色,经营得鸟语花香。

草原、植物、树木、阳光、童趣和亲情,家长里短,五行八作,在他笔下都可入文。家乡的鲤鱼山、东树林、毛毛道、西河捕鱼、赶牛道、弯钩犁、兄弟树、大段河,题材看似微不足道,内涵却丰富广阔。或柔情或粗犷,或美丽或忧伤,精密的观察,深深的思考,加上浓浓的乡情,使小小的感受带着透悟的醒悟,和着一曲自然与人生的混合交响,弹奏一曲低回悠远的心灵遥呼应的铿锵之音。

在作者的眼中,所有乡村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是自然或情感的风景,都能放飞诗人的想象,将美与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个追求美的作家,他在欣赏美、描写美的同时没有放弃思想,放弃人生的关怀。相反,他常常将美与人性关怀合二为一,体现一种自然风景与人文关怀的文风。借景抒情,寓理于景,在自然中流露他的入世、助世情怀。在《青草芽》一文中,他写道:“青草芽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她的力量是巨大的。多么厚重,多么顽固,多么坚硬的土层,都阻止不了她生长的进程。它虽没有天高,没有地阔,却有着执着的追求和神奇的力量。青草芽虽微小,却把春天铺满大地,青草芽虽单薄,却把浓香洒满人间。”在《甜草根》中他深情地写道:“田地里、壕沟内、草甸子上、大道边,到处都能见到甜草根默默无闻的身影。甜草的叶是黑绿色的,扇形小叶,一串串的,没有耀眼的光泽,没有灵性的展示,从不张扬,从不由于天气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生存的信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甜草根最大价值就是对人类的无私奉献。”这是从自然中感悟人生和世界,从自然美中发现人生美、社会美,从而找到天人合一的生存意境,达到双重价值的回归。

无数的风景演绎成无数的篇章:作家以美的眼光发现家乡的神奇美丽,歌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这些都成了作者笔下驾轻就熟的题材。作家赞美母亲,赞美普通人和世间万物,而万物有灵的观念,源自对于一切生命的敬畏。他与庄稼草原对话,他为遥远的童趣回忆,他感恩父母兄弟,他为师长同窗自豪,他浪漫着少年的爱情,他幸福着当下的家庭……这些既原始又新鲜的事物被赋予同等的尊严和价值,当它们从现实生活里被安置到文字中,这些生动的形象在字里行间中复活,雕像般获得永恒的生命。■

普通人的生活何以风行纸上

《命运真相》的背后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陈文近影